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禮記集解

(五)

孫希旦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記集解

(五)

孫希旦撰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禮記集解

卷十六

月令第六之二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釋文。婺音務。

畢者。西方白虎之第五宿。而實沈之次也。案漢三統書。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秦時四月節。日在畢十四度。翼者。南方朱鳥之第六宿。婺女者。北方玄武之第三宿也。案三統書。四月節。昏軫四度中。旦虛三度中。則漢時立夏。初昏翼星已西過四度。旦時婺女已西過三度。秦時立夏。初昏軫六度中。旦虛五度中也。○孔氏曰。三月時。昏中之星去日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昏中星去日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當在十二度。愚謂四月昏中之星去日一百二度。加以昏分二刻半。約爲九度。則去日應一百十一度。自畢十二度至軫三度。爲一百十一度。則秦時立夏。軫星昏中明矣。

其日丙丁。

高氏誘曰。丙丁。火日也。漢書律志曰。明炳於丙。大盛於丁。鄭氏曰。夏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愚謂丙丁爲火。故日之值丙丁者。屬乎夏。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火

官。愚謂炎帝者在天火德之帝。大庭氏乘火德而王。其號亦曰炎帝。祭火帝則以配焉。祝融者在地火行之神。犂爲火正。其官亦曰祝融。祭火神則以配焉。祝融也。融明之盛也。祝融者言火德之繼續而光明也。

其蟲羽。

馬氏晞孟曰。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愚謂羽蟲輕揚而上升。得陽之極者也。故屬夏。

其音徵。釋文。徵。張里反。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漢書律志曰。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律中中呂。釋文。中呂音仲。又如字。○呂氏春秋作仲呂。

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周語曰。中呂宣中氣。漢書律志曰。中呂言徵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蔡氏元定曰。小滿則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其數七。

七者。火之成數也。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物之苦焦者屬焉。馬氏晞孟曰：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火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氏曰：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也。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廟門之奧。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也。愚謂竈夏祀，盛德在火，烹飪之功，所由著也。特牲記：牲爨在廟門外，饋爨在西壁，西壁堂之西牆下也。註疏據牲爨言之，故云祀竈在門外。然養人以穀食爲主，且祭竈配以先炊老婦之神，特牲禮主婦視饋爨于西堂下，則饋爨乃婦人之所主。祀竈之禮不當舍饋爨而就牲爨也。竈祀饋爨，則奧亦廟室之奧，而非門堂之奧矣。祭先肺者，肺屬金，夏火勝金，祭其所勝也。

螻蛄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釋文：螻音樓，蛄古獲反，蚓以忍反。○呂氏春秋：蚯蚓作丘，瓜作善。鄭註：今月令云：王黃生。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蛄，鼃也。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黃生。夏小正云：王黃秀。未聞孰是。蔡氏邕曰：螻蛄，蟪蛄也。孔氏曰：王瓜，草挈者，本草文未聞孰是者。一疑王瓜是王黃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也。愚謂二月蟄蟲已出，蚯蚓得陰氣之多者，故至是始出。王瓜，歸氏有光以爲卽今之黃瓜，未知

是否苦菜。茶也。爾雅疏。苦菜一名茶草。一名遷。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釋文。駟音留。本又作駟。義。本作叔。音同。粗。七奴反。○呂氏春秋。路作輅。粗作輅。

明堂左个。明堂南方之東室也。明堂東曰青陽。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南方不別爲之名者。明堂以向南爲正也。車馬衣服皆朱赤者。順火之色也。食菽與雞。蓋以菽爲火穀。雞爲火畜也。淮南子曰。夏其畜雞粗大也。器高以粗者。象夏氣之盛大也。孔氏曰。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雖人功所爲。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愚謂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鄭氏士冠禮註云。朱蓋四入。是四者。總言之皆謂之赤。若對文言之。則深者謂之朱。淺者謂之赤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釋文。說音悅。○呂氏春秋。帥作率。反作乃。無侯字。

立夏者。四月之朔氣也。迎夏者。迎赤帝炎帝而祭之於南郊之兆。而以大庭氏配食焉。不言帥諸侯者。文略也。行賞。賞公卿大夫也。行賞與慶賜遂行。皆與孟春同。而封諸侯。則所賞者益重。無不欣說。則所賞者益徧。蓋孟夏陽氣益盛。故順之而布政如此。○鄭氏曰。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

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愚謂月令之例。大約順陰陽以爲出內。春夏陽也。故務出。秋冬陰也。故務內。孟春行慶施惠而封諸侯。則行慶之尤重者。故孟夏乃行之。以順陽氣之發宣。季秋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而封諸侯。立大官。則宣出之尤大者。故孟秋卽禁之。以順陰氣之收斂。蓋月令乃欲自爲一代之制。必以三代之法求之。則其不合者甚多。固不僅在此一事而已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爲將飲酎。愚謂此與下節與孟春之命相布德和令。孟秋之命將帥選士厲兵一例。皆於迎氣之日發命。乃順時布政之最先者也。蓋習合禮樂。以象時氣之盛大。行爵出祿。以順時氣之宣散。鄭謂爲飲酎習之非也。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釋文。長如字。下繼長同。當丁浪反。○呂氏春秋。桀俊作備桀。

贊助也。遂進也。桀俊。有才者。賢良。有德者。長大。形貌壯大有力者。命大尉舉此三者。亦周制以司馬掌爵祿之義。蓋季春既聘名士。禮賢者。至此則擇其才德之秀出。并及於形貌之魁異者。而加以爵祿。所以順陽氣之盛也。鄭氏曰。助長氣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釋文。壞音怪。墮許規反。又作墮。○呂氏春秋。隨作墮。

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母有壞墮。亦爲逆時氣。愚謂春物幼少。至此則繼而長。春物萌芽。至此則增而高。壞墮如壞城郭。廢宮室之類。母有壞墮。所以順繼長增高之氣也。○孔氏曰。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增益高大之物。愚謂繼長增高。言天時母有壞墮。乃言施化。孔說非是。母起土功。母發大衆。

鄭氏曰。爲妨蠶農之事。

母伐大樹。

鄭氏曰。亦爲逆時氣。愚謂此謂邦工掄材。及萬民斬禁外之木者也。孟春禁止伐木。此特禁伐其大者。亦爲其傷盛大之氣也。其小者則得伐之。

是月也。天子始絺。釋文。絺。敕其反。

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慤曰。孟夏暑之始。故始絺。孟冬寒之始。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母或失時。釋文。行。下孟反。下同。爲。于僞反。勞。力報反。○呂氏春秋。無爲天子字。

勞以慰其勞。勸以勉其惰。曰爲天子者。言野虞之行。如天子親行然。重農之至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鄭註。今月令。休爲伏。

鄭氏曰。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母宿于國。高氏誘曰。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愚謂循行縣鄙。則六鄉可知。舉遠以該近也。都。邑也。左傳。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母休于都。

者。此時當出耕廬舍。而不可休於都邑也。既勸之以野虞。復申之以地官之長。其所以留意於農者至矣。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廩之氣。方氏慤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而已。故曰毋大田獵。若秋獵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呂氏春秋。登麥作收麥。下有升獻天子一句。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曰嘗。先寢廟。孝之至。鄭氏曰。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愚謂月令嘗穀。皆配以其時之牲。嘗黍在夏。以雉。嘗麻。嘗稻在秋。皆以犬。獨夏嘗麥。乃用彘。或當如鄭氏之說與。

是月也。聚畜百藥。釋文。蓄。計六反。○呂氏春秋。畜作蓄。

鄭氏曰。蕃廩之時。毒氣盛。

靡草死。麥秋至。

鄭氏曰。舊說靡草。薺草。靡之屬。孔氏曰。以其枝葉細靡。故曰靡草。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方氏慤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言麥秋。以於麥爲秋也。愚謂言此以起下文之事。孟夏爲萬物盛長之時。然靡草則以之死。麥則以之秋。以明可順時氣而斷薄刑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釋文斷丁亂反。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卽斷決之。罪之小者卽決遣之。繫之輕者卽縱出之。○鄭氏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相違似非。愚謂薄刑乃鞭笞之屬鄭氏以草艾則墨疑其相違非是。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長丁丈反。○呂氏春秋事下有旣字長幼作少長之下有祭字。

后妃獻繭者三宮世婦之屬獻於后妃而后妃獻於天子也。收繭稅者外命婦就公桑蠶室以蠶以供其夫之祭服使入繭於公家以爲稅也。以桑爲均者視其所受之桑葉而均其稅之多少也。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內外宗之女其年有長幼也。鄭氏曰收繭稅者收以近郊之稅。孔氏曰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故云如一其受桑則貴賤異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釋文酎直又反。○呂氏春秋此下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

鄭氏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愚謂飲酎謂獻酎酒於宗廟也。左傳云見於嘗酎與執燔焉。漢儀注王子爲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以助大祭祀曰飲酎。漢襲秦禮者也。則飲酎之爲祭宗廟無可疑者。四時之祭月令見其三孟夏飲酎季秋嘗孟冬烝唯不見春祭耳。古者天子宗廟三時祫祭惟春則榘祭月令不言春祭豈以其非禮之盛者而略之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釋文：數所角反。

鄭氏曰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鄭氏曰亥之氣乘之也草木蚤枯長日促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寅之氣乘之也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釋文：亢音剛又苦浪反。

東井南方朱鳥之第一宿而鶉首之次也案漢三統書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秦時五月節日當在東井十八度亢者東方蒼龍之第二宿危者北方玄武之第五宿也案三統書五月節昏氏二度中旦室三度中則漢時五月節初昏時亢星已西過三度旦時危星已西過四度則秦時五月節昏時當氏四度中旦時當室五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漢書律志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蔡氏元定曰夏至則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釋文。螳音堂。鵙音耶。鵙。古圖反。字林。工役反。

小暑至。言始暑而未盛也。六月節名小暑。視大暑爲小。此曰小暑。又視六月節之暑爲小也。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螳螂。螳螂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高氏誘曰。鵙。伯勞也。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孔氏曰。釋蟲云。不蠲螳螂。其子蜉蝣。蜉蝣則螳螂。故云螳螂母。反舌。蔡邕云。鳴鵙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未向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鵙。夙云。誠如緯言。爲蝦蟇。五月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是知蝦蟇非反舌。方氏慤曰。螳螂與鵙。皆陰類。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大廟。明堂之南堂也。

養壯佼。釋文。佼。古卯反。○呂氏春秋。佼作狡。

鄭氏曰。助長氣也。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愚謂此因物之盛而養之也。仲春存諸孤。仲夏養壯佼。仲秋養衰老。仲冬飭死事。其事一例。獨此不言是月者。文偶略耳。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箎箛篴。飭鍾磬祝敔。釋文。鞀。大刀反。本亦作鞀。同。鞀。步西反。箎音池。本又作箎。同。祝。昌六反。敔。魚呂反。本又作圉。○呂氏春秋。箎箛作箎篴。

鄭氏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孔氏曰。鞀。周禮小師鄭註云。似鼓。

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鞞鄭註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鼓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鞞導也。所以導樂作鞞。鞞也。鞞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灑出。郭璞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箛。郭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箛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釋名云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簞者釋樂云大簞謂之沂。郭云簞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云簞七孔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鐘者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鑾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磬也。聲堅磬磬然。祝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敵者釋樂云所以鼓敵謂之鼗。郭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櫟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愚謂箛簧當從呂氏春秋作塤。鄭司農註笙師云塤六孔康成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鞞鞞鼓革音也。琴瑟絲音也。管簫箛竹音也。竽笙匏音也。鐘金音也。磬石音也。祝敵木音也。塤土音也。則八音具矣。干戚戈武舞也。羽文舞也。則文武之舞備矣。武舞之大者以干配戚小者以干配戈。大雩帝當用干戚大舞此又有戈者蓋山川之小者或唯

用小舞。舞師。兵舞以舞山川之祭祀是也。鞀鞀等之聲易調。故以治其器言之。而曰脩曰飭。琴瑟等之聲難調。故以習其節奏言之。而曰均曰調。干戚戈羽用以舞。故曰執。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釋文爲子禽反。辟必亦反。○呂氏春秋源作原。百縣雩下有祭字。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孔氏曰。將欲雩祭。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也。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不早。亦爲雩祭。愚謂凡言水潦將降者。皆謂夏時也。則夏非必乏雨。而雩以求雨者。蓋是時百穀待雨而長。於四時之中。需雨爲最亟。此雩之所以必於夏行之也。水源必出於山。其源大而流長者。則爲川。曰百源者。著其多。明所祈之徧也。將大雩而先祀山川。卽事之漸也。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此其義也。雩帝。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之圓丘也。百縣謂鄉遂及三等采地之屬也。若因旱而雩者。其祭蓋與此同。雲漢之詩。言自郊徂宮。靡神不舉。又言后稷不克。上帝不臨。此因旱而雩之事也。因旱而雩者。祭上帝。則常雩所祭者必上帝。而非五帝也。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含桃。櫻桃也。蔡氏邕曰。是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孔氏曰。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愚謂雛小鷄也。夏食鷄。故五月嘗黍用之。蟬鳴黍。蓋穀之早熟者。鄭氏以此時黍未登。故謂此爲嘗雛。誤矣。羞進也。果輕不特薦。故因新穀而并薦之。凡果皆然。以含桃爲薦果之始。故言之。以見例爾。

令民毋艾藍以染。釋文。藍。力甘反。○按艾刈通。

高氏誘曰。青未成也。鄭氏曰。此月藍始可刈。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孔氏曰。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移種。則有損傷。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別移散。引夏小正者。證此月養藍。愚謂齊民要術。榆莢落時。可種藍。五月可刈藍。而月令五月禁刈藍。豈古今事異與。

毋燒灰。毋暴布。釋文。暴。步卜反。○呂氏春秋灰作炭。

高氏誘曰。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愚謂灰。謂所用以凍布者也。喪服記曰。鍛而勿灰。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考工記。凍帛者。用欄灰渥淳之。屨灰淫之。沃而盪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凍布之法。蓋亦如此。是月陽氣大盛。不可燒灰。凍布暴之日中。恐脆傷其布也。周禮染人。凡染春暴凍。夏纁玄。秋染夏。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釋文。案。所白反。

鄭氏曰。順陽敷縱。不難物。孔氏曰。關市停物之所。商賈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不得搜索。愚謂外而關門。內而宮門。皆門也。巷門曰閭。外則二十五家之門。內則宮中永巷之門。皆閭也。毋閉。毋夜閉也。

蓋晨闢而夜闔者。門闔之常也。然至日閉闔。則晝有不闢。所以養微陽之初生。仲夏門闔毋閉。則夜有不闔。所以洩盛陽之太過。高氏蔡氏以門爲國門。竊謂門闔所包甚廣。而國門恐不在其中。蓋國門於備禦至於切要。若夜而不閉。豈所以待不虞乎。

挺重囚。益其食。

挺。緩也。重囚禁繫嚴密。是月稍寬之。而且益其食。恐其不堪暑熱以致死也。

游牝別羣。則執騰駒。班馬政。釋文。別。彼列反。執如字。蔡本作繫。○呂氏春秋。政作正。註云。養馬之官。

高氏誘曰。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蹠傷其胎育。故繫之。鄭氏曰。別羣。孕字之欲止也。繫騰駒。爲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逸特教。駢攻駒。此之謂也。愚謂別羣。別其牝牡之羣也。前月牛馬並言。此獨言馬者。以馬供軍國之用。所係獨重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孔氏曰。長至者。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愚謂以昏明爲限。則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以日之出入爲限。則晝六十刻。夜四十刻也。今法。夏至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死生分者。天以陽氣生物。以陰氣殺物。陽謝陰興。自夏至始。此萬物死生之所由分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